

# “养虾热”之后，“养马”又走红

## 微信里就能直接“养马”派活, MiniMax 成为调用量最多的大模型之一

本报记者 查睿

继 OpenClaw 掀起全民“养虾热”之后,又一个开源智能体框架走红。它的名字叫 Hermes Agent (赫耳墨斯智能体),由于与国际品牌爱马仕拼写类似,开发者将该智能体称为“爱马仕”,而安装 Hermes 则被称为“养马”。

上线两个月, Hermes 在全球最大开源社区 GitHub 上获得超 10 万次收藏,多次登上热门榜第一,上海大模型 MiniMax 成为调用量最多的大模型之一,还率先推出“养马”智能体 Max-Hermes。

### “养马”安装门槛并不高

两个月前,记者亲身体验了 300 多人排长龙安装“龙虾”,当时上门安装一只“龙虾”要价 500 元。但这样的盛况并未出现在“养马”上,记者在闲鱼等平台上发现,远程“养马”普遍不超过 50 元,且下单者寥寥。

“养马”生意惨淡,主要是安装门槛并不高, Hermes 提供一键迁移功能,几分钟就能把“龙虾”的设置、记忆和技能全部搬过来。

另外,大厂们的动作比“养虾”更快。4月10日,小米模型率先接入 Hermes,阿里巴巴、腾讯也紧随其后。在这场卡位战中,上海大模型 MiniMax 无疑是中坚力量。

4月16日, MiniMax 推出 Max-Hermes, 仅需 10 秒就能“云养马”。更

关键的是, MiniMax 还将旗下最新大模型 M2.7 与 Hermes 深度结合,据官方数据, M2.7 是“养马”生态中使用量最高的模型之一。

Hermes 对中国开发者也更加友好。开发团队宣布 Hermes 原生支持微信,用户扫码即可链接,图片、视频、文件、语音消息全部兼容。普通用户不用折腾复杂配置,在微信里就能直接“养马”派活。

### 技能会自动进化

与“对话式 AI”不同,智能体最大的作用是干活,而智能体能干多少活,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掌握了多少技能。

“OpenClaw 的技能来自人工配置和开源社区的贡献,但 Hermes 的技能是自己训练出来的。每个人的 Hermes 用久了,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助手。”蚂蚁数科技术专家吴行行表示,当它每完成一项复杂任务,会自动把解题方法总结成一份技能 (Skill),下次遇到类似的事直接套答案,不用从头摸索。

这是 Hermes 比 OpenClaw 更受欢迎的功能。

同时,这份技能还会持续进化。Hermes 使用 GEPA (遗传-帕累托提示词进化) 离线优化算法系统,持续打磨已有的技能。“Hermes 会读取任务执行时的推理过程、工具调用记录等完整轨迹,并分析错误日志,再用另一个模型分析失败原因,生成更适

合的技能,再通过测试场景跑分对比。”吴行行表示,无需额外增加 GPU 芯片, GEPA 的样本效率最高可达成传统强化学习方法的 35 倍,单次运行成本仅需几美元。

技能自动进化的最大好处就是节省算力, Hermes 本身完全免费,用户只需要为模型算力付费。有用户实测显示, Hermes 的词汇消耗量仅为 OpenClaw 的三分之一,成本优势明显。

超长“记忆力”也是 Hermes 的优势。常规的 AI 智能体一旦关闭聊天窗口,对话和记忆力就直接清零,但 Hermes 通过“冷冻快照”机制实现了会话内保持连贯、跨会话积累经验以及长期理解用户的三重功能。

“相当于 Hermes 每次开工前会先存档,在工作中不被新信息打断节奏。这虽然牺牲了实时同步,但换来了稳定的性能,是一个很务实的工程折中。”吴行行解释道。

而在安全方面, Hermes 做了多层防护:操作需用户授权,危险命令需额外审批,默认即拒绝,程序运行在隔离的“沙箱”中,密码等敏感信息单独加密存储。目前“养马”的漏洞披露量远远低于“养虾”。

### 呼吁技能共享市场

自我进化是 Hermes 最大的卖点,但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

“智能体的经验写人是自动的,缺少对照实验和回放验证,自动生成

的经验完全可能是错的。一旦错误沉淀为技能,后续任务就会反复引用它,形成所谓的‘经验污染’。”吴行行举例说,好比一本教材里混入了错误知识点,学生照着学只会越学越偏,还会把错误写进自己的笔记继续传播。

据第三方评测,智能体自动化知识积累的成功率仅约 60%,是否保存完全取决于模型的主观判断。尤其是技能“自我进化”后, Hermes 可能会越错越离谱。

“如果缺少回溯机制,没有版本管理的技能进化,错误是不可逆的。”吴行行表示,应该让 AI 负责“提建议”,而验证和决策留给人类或者独立的第三方 AI,新增新旧版本强制对照,通过盲审打分,用户确认后才生效。而且一旦只改一个技能,并将旧版本留档,以做出错后可以回溯,“更长远地看,我们希望建成技能共享市场,让技能像商品一样优胜劣汰。”

虽然安全程度远高于 OpenClaw,但 Hermes 并非万无一失。智能体屡屡曝光的安全风险表明,再完善的规则也会有漏洞。

“提示词逻辑漏洞、执行错误责任不明、多智能体协作失调,都是当前 AI 智能体难以回避的症结。”蚂蚁数科首席技术官同德表示,大模型输出内容具备一定概率性,相同的指令未必生成同样的结果,能力越强则出错方式越多。

因此她建议,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养马”仍需要做好密码加密和权限管控。

《候场》对话梁永安:

# 那些改变人生的一瞬时机 常在一次心动一个转念间



本报记者 吴桐

咖啡馆主理人家梁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故事被学者梁永安写进了书里。多年前,家铭和丈夫偶然走进一对老夫妻开的咖啡馆,在平凡的一瞬,产生难以形容的感受。这一瞬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她和丈夫从零开始学习咖啡烘焙和经营,来上海开了一家咖啡馆。经营 16 年,这家咖啡馆成为上海 9000 多家咖啡馆中独具风味的一家。家铭夫妇也经历起伏,但每次遇到困难,他们都会想起当年的那个瞬间,那一瞬间的美好支撑他们继续往前。在咖啡的香味里,《候场》的对话开

启了。梁永安说,太多人放弃了太多机会,本可以改变整个人生的一瞬时机。这些瞬间常常藏在日常烟火里,藏在一次偶遇、一次心动、一个转念间。

“瞬间”的意义在于你敢不敢去面对它、打开它。前面并非成败两条路,而是各种不确定性,有可能充满了艰辛也可能有意外的惊喜。人一定要有迎接未知的勇气,紧紧地握住人生中决定性的那一瞬。”

人应该如何选择?梁永安认为,在当下的中国,一个人的成长要经历四次至关重要的选择。第一次是高考,它将有持续学习能力、有意志力和自控力的人筛选出来。走出校门后面临第二次选择,这一次更考验团队精神、生活态度、面对逆境的能力。“第一次选择做得好,不代表第二次选择也能好。”

第三次选择,是爱情和婚姻的选择。“选择了一个人,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你是看重金钱、地位、背景,还是选择两个人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年轻人最难的,就是刚出校门,同时面临社会选择和爱情婚姻的选择。”

人生的第四次社会选择,这是在拥有了人生阅历之后,对人生价值的重新选择。“前三次选择,人没有太多从容的余地,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到了第四次选择,一些人可以跳出个人的得失,在付出中获得幸福。”

面对选择,人人皆有焦虑,如择业焦虑、婚恋焦虑、自我无处安放的焦虑。梁永安认为,焦虑是一种价值。“有焦虑就迫使你必须去寻找,在寻找的路上,你必然会面对失败,但也一定会有新发现。”



扫码看视频

## 中国国际法学会学术年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徐瑞哲)4月24日至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举行。年会以“坚守国际法治,完善全球治理”为主题,围绕“以正确的国际法观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主线,聚焦涉外法治、全球治理、国际争端解决、新兴领域法治等重大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国际法学会

与华东政法大学主办,华政国际法学院承办。

中国国际法学会原会长曹建明、李适时出席年会开幕式。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年会开幕式上作视频致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 本周晴雨切换气温“任性”

本报讯(记者 戚颖璞)临近“五一”,上海天气变得“任性”起来,晴雨快速切换,气温忽高忽低。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本周将迎来一次换季式降温。

今天,上海多云相伴,最高气温直冲 28℃, 体感暖融融。不过这份初夏暖意转瞬即逝。明天起,上海将迎来降雨

和大风,气温大幅跳水。短短 24 小时最高气温暴跌 10℃,暖意彻底退场,春寒归位。到周三,最高气温继续走低,仅有 16℃,凉意十足。

本周四到周五,天气会短暂回晴,阳光回归,上海将迎来一段舒服的晴好天气,适合出门出行、洗衣晾晒。

## 罗马花神

正在世博会博物馆展出的“罗马 罗马:从奥林匹斯到卡皮托利”古罗马艺术大展将于 5 月 5 日正式闭幕。世博会博物馆以古罗马传统花神节 (Floralia) 为灵感,推出罗马大展花神节限定系列活动,以四大罗马女神为核心,打造主题花艺装置,让神话意象与鲜花艺术相映成趣。 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 今日聚焦 ■ 在西湖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师父带徒弟,老师带学生”,每个本科生的培养方案都不相同

# 施一公:因材施教,对每个学生精雕细琢

本报记者 林子璐 顾杰 周昱帆

4月中旬,记者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见到了刚刚结束山东地区招生宣讲的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

从诞生之初,西湖大学的一举一动就备受关注。离开清华创办西湖大学的施一公,把这里视作余生理想的“终极凝练”,直言要把它建设成“世界顶尖大学”。人们想要知道,这个从不讳言自己教育理想的学者,到底如何实现这个看起来有些宏大的梦想?

近八年过去,在不主动参与任何大学排行榜的前提下,西湖大学的世界排名迅速上升,招收了更多的学生,产出一批顶刊论文,孵化了 50 多家企业,但在施一公看来,还远远没到评价西湖大学办学成果的时候。

在与记者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里,关于如何从当下的教育选择机制中选拔、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如何应对 AI 对教育的冲击,如何理解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关系,施一公给出了他的思考和回答。

### “希望招收有灵气的学生” 坚守“小而精”定位

记者:“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是西湖大学的定位。西湖大学起步时只培养博士生,2022 年启动本科招生试点,从去年开始本科招生省份范围扩大,包括进入上海招生,学校是如何考虑的?

施一公:“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这 9 个字中,最核心的是“小而精”。我们办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拼规模,而是想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要想做改革,无论机制体制、评价标准还是学生培养方面,学校体量较小

时会更灵活,也更容易改,这是一个根本的考虑。所以,即便西湖大学扩大招生规模,也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小而精”的范畴里扩。目前,西湖大学师生员工共 4800 人,即便 10 年后,预估学校的核心师生员工加起来也就 7000 人左右。这个数字在中国大学里还是很小的,但对西湖大学而言足够了。我们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特种兵、尖刀排。

记者:去年,上海被纳入西湖大学本科招生范围,您对上海学生的印象如何?

施一公:上海是我很欣赏的城市,这里海派文化底蕴深厚,开放包容。尤其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很快,这里的学生英文好、思想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强。我们去年在上海招到了一些很不错的学生,希望今年能在上海招到更多有灵气的孩子,所谓“灵气”不只有有成绩,还要有批判性思维和自己的想法。

记者:您觉得学生经过 12 年的基础教育之后,还有可能在本科阶段脱颖而出吗?

施一公:应试教育把很多学生的棱角磨平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卓越和公平之间,我们要有所权衡。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公平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均等。每个人在能力、兴趣和发展潜力上都是不同的,如果忽视了这种差异,反而可能造成新的不均衡。比如,在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人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是合理的,不能说不公平。因此,在人才培养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并认识到每个人的不同。

### “师父带徒弟,老师带学生” 顶尖科学家不可能成建制培养

记者:西湖大学如何培养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人才?你们做的最重要的探索或改变是什么?

施一公:中国教育一直面临一个均值高、方差小的现象。能不能创造一个环境,让特别优秀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我们的做法很简单,不是一个班一个班地培养,更不是一群一群人地培养,当然更不是放养。西湖大学正在探索一条因材施教的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我们对每个学生精雕细琢,给每一位学生配备导师,关注并挖掘他们的兴趣和潜力,然后因材施教,基本上不会有两个本科生是完全相同的培养方案。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在西湖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就是“师父带徒弟,老师带学生”。因为顶尖科学家不可能成建制培养。

记者:我知道西湖大学一直强调基础教育之后,还有可能在本科阶段不卷绩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学生创新和研究的积极性?像您说的要找到真正的兴趣,很多人其实在那个年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会不会在进入大学之后,有学生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有当初以为的那么喜欢科研?

施一公:我不认为高中生毕业时会对一个研究领域很感兴趣,即便是本科毕业生,毕业时能想清楚自己将来一定会从事哪个专业哪个方向的也不多。大部分学生选择读博可能是半推半就,对科学有一点兴趣,然后在现实的综合平衡下做出了选择。但

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在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怀揣着开放的心态,是可塑之材。也就是说,如果你培养得好,他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它作为终生的事业;如果培养得不好,他可能就跟科学绝缘了,这是导师、梯队和实验室环境的共同作用。如果真的要找到自己怎么都不适合搞科研,那也没有关系,可以有其他选择。我们不要求每个本科生都读博,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更重要。

记者:您会觉得没有培养出学生对科研的兴趣是西湖大学的一种失败吗?

施一公:我不这样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科学的,也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做科学。

记者:反过来说,西湖大学怎么判断对学生的培养成功了?

施一公:不能以当下学生的毕业去向来做判断,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去了世界名校或者知名的企业、科研院所,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以后能做得多好,将来会给社会带来什么贡献,远远不是现在能预测的。如果 10 年以后,世界范围内有一个重大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在西湖大学内诞生,那到时候再论成败也不迟。

记者: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要去做时间的朋友。

施一公:当然。

记者:您刚才说,西湖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就是“师父带徒弟,老师带学生”,很好奇西湖大学对教师的评价机制。

施一公:西湖大学实行的是年薪

制和长周期考核,6 年以后才对他进行考核。其间哪怕一篇文章不出,年薪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要他做出一个在世界上非他不可的突破,或者这个突破虽然还没有到来,但他能说服他的同行,让大家看到这项工作的重要价值,那么他留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记者:西湖大学这个模式,您认为可以复制吗?

施一公: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被复制。西湖大学不是模仿加州理工学院建的,更不是模仿普林斯顿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现在的西湖大学就是由当下的 285 位博士生导师、360 位行政人员、2000 多位博士生和 420 多位本科生等共同铸就的。西湖大学的一些做法,可能其他学校会关注、会借鉴,但我相信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

### “当然要学文科”

AI 时代要守住思考的底线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科学素养,我很好奇,您觉得理科生要学文科吗?

施一公:当然要学!最简单地理解,学了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当下,学了哲学才能更全面地看世界,看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被感召。文科是对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会映射到你的科学研究中,融入到你对社会理解中,渗透到你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行为规范中,体现在方方面面。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时候,负责招生的教授告诉我,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想了解优秀毕业生的成长规律。结果发现,博士生在校

期间或者毕业后的成就,唯一与 GRE 成绩有统计相关性的是语文推理,语文好的将来出息更大,数学能力和分析能力与学生的未来发展没有显著关系。

记者:西湖大学也有通识教育,未来会考虑增加一些人文社科的课吗?

施一公:当然。我们人文社科课开得不少,我们特别注重写作。课程之外,我们还举办了那么多讲座、演出,每个月都有,吕思清、郎朗、刘擎、麦家等都来过西湖大学。我们还有一个常年活动叫“湖心讲堂”,每次邀请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来同台分享,我每期都参加。人文学者的分享让我很受感染,他们看问题看得比我深、比我透。世界需要他们,批判性思维需要他们,一个大道理必须要有他们的位置。

记者:您觉得 AI 是拉大还是缩小了学生之间的差距?

施一公:现在很难评价。据我所知,美国的大学在几年之前是鼓励学生用 AI 写作的,现在大部分是禁止的,这个现象大家需要想一想为什么。人类会不会因此变懒、变笨?

记者:其实是把自己的脑子交给 AI 了。

施一公:有人问是不是有了 AI 以后就可以少学不学了?我认为,要是没有一定的基础素养和知识,我们是没办法和 AI 进行真正对话的,连提问都很难。

记者:在科学领域,您觉得哪些场景下禁止使用 AI,哪些场景下应鼓励使用?

施一公:一个简单的原则,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只要能能用 AI 来促进的,都应该提倡使用,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果 AI 的使用引发不公平,就应该慎用或被禁止。